

《雨丝》系列
(五)



QING

寂寞

的夜我不
哭

叶菁





寂寞的夜我 哭



书 名：“雨丝”系列(五)
作 者：张嘉玲
出 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 5 号)
发 行：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mm 1/32
刷：二七〇研究所印刷厂
印 张：39
字 数：94 万
版 次：1997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2000
定 价：58.80 元(1—6)册
ISBN7—80579—890—7/I·729

邮政编码：330002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内容简介

二十四年前，苏老太太的横加干涉，使一对情人劳燕分飞；二十四年后，苏太太只一个判断，又葬送了儿子的爱情。墓碑前的疑团因遗书中的叙述而真相大白，然而，一切都已不可挽回。爱情的道路就这么曲折，这么酸辛？爱情难道非得靠缘份？痛苦与欢乐，卑鄙与高尚，其中的界线谁能分得明？苏振飞、尚秋雯、林芷秋、苏昭华、罗忆菲、何东、何美菇……他们的关系谁又说得清？寂寞的我不会哭，生活需要勇气和自信；寂寞的我不必哭，春天的脚步已经很近、很近。

请看台湾著名作家叶菁女士的爱情系列小说《寂寞的我不会哭》。



宴春酒楼的龙凤厅内热闹非凡，这里正在举行一场隆重的婚礼。

新郎苏振飞一身笔挺的西装显得风度翩翩，然而眉宇间却似有似无地凝结着一种愁绪，与这喜庆的气氛多少有些不和谐。相比之下，新娘尚秋雯更加令人瞩目，她是一个娇小玲珑的女子，剪裁合体的大红绣花旗袍将她那优美的身材勾勒得淋漓尽致，一双并不算大的眼睛闪烁着聪慧与喜悦的光芒。

坐在上座的苏老太太今天也着意装扮了一番，她望着眼前热闹喜庆的场景，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终于了却了心中的一桩大事，新媳妇尚秋雯还是很令苏老太太满意的。

一位服务生走到新郎、新娘面前，递上一个锦缎盒子，说：

“苏先生、苏太太，刚才有位客人送来这个礼物，说是一定要让您二位亲手打开，喏，这里还有她留下的一封信。”说着将锦盒与信一并交到了苏振飞的手上。

“那她人呢？”尚秋雯不禁追问了一句。

“已经走了。”

苏振飞轻轻地将锦盒打开，只见里面放着一把精致

叶菁系列

的檀香扇。尚秋雯的脸马上沉了下来,要知道在婚礼上送新人一把扇子是很不吉利的,“扇”与“散”同音呀!好好的在婚礼上收到这种礼物,真是晦气!她立刻拆开信封,打开信笺,只见上面只有简短的两句话:

苏振飞、尚秋雯:

希望你们能白头到老!

我永远恨你们。

林芷欣

苏振飞看到“林芷欣”三个字,不顾一切地冲向临街的窗口,外面不知何时下起了小雨,街上行人并不多,一顶杏黄的伞下正站着他的芷欣,林芷欣也看到了苏振飞,然而窗外的雨将他们隔在了两个不同的世界里。

※ ※ ※

时光如白驹过隙,一转眼,二十四个春秋匆匆过去了。

清晨的街道上静悄悄的,晨练的人们都会注意到有一位姑娘望着道路两旁的门牌号码走走停停。只见她一身旅行装,穿一双轻便运动鞋,背上背着一个大旅行包,精干的短发,玲珑的身材,充满活力的步伐,无不透出一股洒脱劲!

“28号,对,是这里!”

罗忆菲兴奋地跳了起来,终于找到了!

只见28号的大铁门旁赫然写着“欣园”两个字。罗忆菲按了按门铃,等了一会儿,仍不见有人来开门,她又按了一次,还是没有人来开门。罗忆菲正不知该如何是好,忽然抬头望见院墙拐角处有一棵不太粗的槐树,她顿时有了主意。

没过几分钟,罗忆菲已经爬上了欣园的院墙,可低头

往下一看，她傻了眼，院子里面可没有现成的槐树给她当梯子了，怎么办？总不能原路返回吧！于是，罗忆菲心一横，两手紧紧抓住墙头，两腿慢慢地，试探性地顺着墙壁往下滑，稍不留神，一脚踩空，罗忆菲心中暗叫一声“不好！”整个身子已在半空中，并在不断往下坠！

从两米三高的院墙上摔下来可不是闹着玩的，罗忆菲心想：这下可完了，少说也得摔断条胳膊。

可是，就在她快要落地时，她感到自己的身体被什么东西挡了一下，接着，她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当罗忆菲再睁开眼睛时，发现自己躺在一间布置得十分雅致的房间里。她觉得头微微有些疼，忽然，她发现在她的床边的沙发里坐着一个看报纸的人。那人的脸正巧被报纸遮住了，但从他的衣着和鞋子上，罗忆菲能辨认出他是一个青年男子。

罗忆菲非常紧张，她不知道自己现在究竟身在何处，于是，她轻声问道：

“先生，您能告诉我，我现在是在哪里吗？”

罗忆菲看到那是一张很英俊的脸，两道浓浓的眉毛下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他的嘴长得有些特别，甚至有些女性化，但却显得另有一番温柔的感觉，罗忆菲觉得他不像是坏人。

那男子接着说：

“我叫苏昭华，这里是我家，小姐，您贵姓芳名？为什么要爬我家的院墙？”

一连串的问题让罗忆菲不知该如何回答是好：

“我姓罗，叫罗忆菲，‘回忆’的‘忆’，‘芳菲’的‘菲’，我到这来，是来找人的，我按了好几次门铃可是没有人来开门，所以我就爬墙头了！”

“你找人？”苏昭华感到有些意外，“你到这儿来找谁？”

“苏振飞。”罗忆菲不暇思索地回答道，“我找苏振飞先生。”

“我爸爸？您找我爸爸有什么事？”苏昭华感到很奇怪。

“又不是我要找你爸爸，是我妈咪非让我来这里找他的，在澳洲生活的好好的，非要我到这里来找什么苏振飞，真是的！”罗忆菲一脸沮丧的神情，说起话来自然有些口不择言了。

“不许你对我父亲这样无礼！”苏昭华显然有些生气了。

罗忆菲意识到自己有些口无遮拦，连忙道歉：

“对不起，我……我并不是故意的。”

看到罗忆菲满脸歉疚之色，苏昭华反倒又有些不自在了：

“如果你要找我父亲，我马上可以带你去他的书房。”

“那再好不过了，我正盼着快点完成使命，好早早回家呢！”

知道马上能见到苏振飞，罗忆菲高兴得有些忘乎所以了，她腾地便从床上坐起来，准备与苏昭华一同出去。

“哎，慢着。”苏昭华连忙阻拦道，“见我爸爸得有个条件，不许在他面前这样无礼！他会很生气的！”

“好，好，好，快点走嘛！”罗忆菲显得有些不耐烦。

书房里，苏振飞正在阅读今天的晨报，忽然听到有人敲门，苏振飞随口说了声：

“进来！”

只见儿子带着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走了进来，苏振

飞以为儿子又在外边惹祸，人家找上门来了，他很生气地说：

“昭华，你总不听劝，这回又出了什么乱子了？”

“爸爸，这位小姐叫罗忆菲，不是来找我的，而是来找您的。”苏昭华有些委屈地说。

“噢，是吗？”苏振飞转而向罗忆菲发问道，“这位小姐，请问你找我有何贵干？”

罗忆菲听得出他的语气缓和了许多，便问：

“您就是苏振飞伯伯吧！我叫罗忆菲，从澳大利亚来，是我母亲让我专程到这里来找您的。”

苏昭华心想这会儿这个丫头倒还挺懂礼貌呢！

“对了，这是我妈咪让我带给您的一封信。”说着，罗忆菲便从随身的包里拿出一封信来给了苏振飞。

苏振飞接过信来，低头看去，只见信封上赫然写着：

“苏振飞先生亲启”七个隽秀的毛笔字。

多么熟悉的笔迹，这……难道是她！苏振飞心头不禁为之一颤，连忙打开信封，抽出信来，只见上面写道：

振飞、秋雯：

见信如晤！

当你们看了这封信时，我已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了，真没有想到，二十四年前的一别竟成为我们之间的永别！

回想当年，我们都曾是要好的朋友，那段美好和珍贵的友谊令我刻骨铭心，至今仍无法忘怀！二十多年过去了，你们生活得还好吗？

自从二十四年前你们结婚之后，我便只身一人来到了澳大利亚，没想到在这里一住便是二十多年。

这二十多年来的风风雨雨，让我明白我们之间不应

该再存着仇恨，误解，过去的一切无论谁对谁错都让它随风去吧！希望你们仍能接受我这个老朋友。

早在半年前我就被诊断为晚期肝癌了，作为一名医院地护士，我知道自己的病情有多重，最近我的感觉越来越糟糕了，我已无法忍受病痛对我的残酷折磨了，我想到了死！

忆菲是我的女儿，她还是一个不太懂事的孩子，对于她，我一直隐瞒了自己的病情，因为我不愿让孩子难过，更不希望她亲眼看到我离开这个世界，所以我让她去找你们。

希望你们能代我照顾她。在这个世界上，我已没有任何亲人了，而忆菲是我唯一放心不下的。

振飞，秋雯，请你们将我的消息告诉忆菲，让她不要太伤心，更不要回来看我，就让她在你们身边好好生活吧！

只要告诉她，母亲留给她一句话：

“好好选择自己的路。”

一切拜托你们了，谢谢！

衷心祝愿你们全家生活幸福！

你们的朋友：芷欣绝笔

苏振飞看罢这封信，不禁老泪纵横，站在一旁的罗忆菲、苏昭华不知所措。

罗忆菲怯怯地问：

“苏伯伯，您……您怎么了？”

“噢，没……没有什么。”苏振飞连忙转过身去擦干眼泪，镇静地对儿子说：

“昭华，你先带罗小姐去客房休息，再去把你妈妈叫到我书房来。”

苏昭华迟疑了一下，还是答到：

“好的，爸，您……您没事吧？”

“快去吧！”苏振飞摆摆手说。

苏昭华按父亲所说的，安置好罗忆菲，便很快地陪母亲尚秋雯来到了父亲的书房，然后非常知趣地退了出来。

大约过了二十多分钟，苏振飞和尚秋雯夫妇一同来到客房，看到罗忆菲和儿子苏昭华正在聊天。

苏昭华和罗忆菲看到他们二人进来，连忙从沙发上站了起来，用目光询问着。

“孩子，你先坐下，”苏振飞镇定地对罗忆菲说，“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你母亲她……她已经去世了！”

罗忆菲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不可能，这绝不可能，你胡说，你胡说！”

“孩子，你镇静点，这的确是真的。”尚秋雯将浑身颤抖的罗忆菲搂在怀中。

“不可能，我走的时候，妈咪还是好好的。”罗忆菲带着哭腔说。

“忆菲，这是你母亲给我们的亲笔信，你看看吧！”苏振飞说着便交那封信给了罗忆菲亲

罗忆菲接过信来，疑惑地望了望苏振飞和尚秋雯，才低下头来看信。

信才读到一半，罗忆菲的泪水便大滴大滴的往下掉，把信纸都湿透了，她实在是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打击，要知道，妈妈是她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人，可她为什么要跟女儿不辞而别，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离开女儿，离开这个世界呢？

罗忆菲再也看不下去了，她腾地站起来，噙着泪水说：

叶菁系列

“我要回家，我要回去看妈咪。”

尚秋雯死命拉住罗忆菲说：

“忆菲，忆菲，你不能走！”

“不，你放开我，我要回家，我要去看妈咪最后一面！”

罗忆菲一边挣扎，一边固执地坚持说。

“忆菲！”苏振飞声音不高，但却透着威严，“你冷静点，让你留在这里，还你妈妈临终的心愿，你不要辜负她！”

听了这话，罗忆菲不挣扎了，也不再吵嚷了，她只是呆呆地坐在沙发里，任凭泪水恣意地顺着脸庞流淌。

尚秋雯坐在罗忆菲身旁也不住地垂泪。

苏振飞背朝着她们，苏昭华只能看到父亲高大魁梧的背影，此时此刻他感到父亲的背影不住地颤抖，他明白，父亲在哭泣，在流泪，但是他不想让别人看到他在流泪。

自昭华懂事以来，就从未看到过父亲流泪，在他的眼中，父亲是一个严肃、不苟言笑，冷若冰霜的人，然而今天，父亲却流泪了！在这浓浓的悲伤的氛围中，苏昭华也觉得鼻子有些发酸了。

不知不觉罗忆菲在苏家住了两个多月。女主人尚秋雯看上去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人，她对罗忆菲总是很关心，常常问寒问暖，有时让罗忆菲颇为感动，仿佛又回到了妈妈的身边，但有时，忆菲又觉得这种关心让她很不自在，因为她能感觉出来，苏太太对她的到来并不是真正欢迎的，在内心深处，对忆菲是疏远的，有时甚至是很戒备的。

罗忆菲最喜欢和苏昭华在一起，这不只是因为他们同龄的年青人，更重要的是，她和苏昭华性格相近，爱玩爱笑爱运动，在一起的时候总有无穷的乐趣。

忆菲觉得只有昭华才能真正体会到她的那颗心。

今天,苏昭华又要领她去参加一位好友的生日晚会,为的就是让忆菲能开开心,所以忆菲欣然前往。

※ ※ ※

何东是个年轻有为的青年,今年刚满二十八岁,已经是法律界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大律师了。今天,为了庆祝妹妹美茹二十岁生日,他特地在家里开了一个隆重的生日晚会。

何家兄妹从小就失去了父母,是外公将他们一手带大,如今外公已经去世了,就剩下他们兄妹二人,在这个世界上,何东最爱妹妹美茹,为了妹妹,他可以去做一切事情。

今天的晚会很热闹,很多宾客都已到场了,可何东好像还在焦急地等待着谁。谁呢?就是他的好友苏昭华,不仅是因为昭华是他的好友,更因为妹妹美茹一直暗恋着昭华,这一点作哥哥的早就察觉了,他当然很高兴,所以今天这么重要的场合,他早就盼着昭华早些到来。

“阿东”

何东听出这是昭华在叫他,连忙寻声望去,只见昭华神采奕奕地向他走来,身后还跟着一位少女。

“阿东,给你介绍一位朋友。”苏昭华兴奋地对何东说,“这位就是我们家的客人,罗忆菲小姐,刚从澳大利亚回来。”然后又转身指着何东对罗忆菲说:“忆菲,这就是何东,我的好友,著名的何大律师。”

“您好,罗小姐。”何东友好地伸出手来对罗忆菲说——罗忆菲也十分礼貌地伸出手来,对何东说:

“您好,何大律师。”

“罗小姐,千万别客气,不要叫我何大律师,跟昭华一

样,叫我阿东或者东尼,大家都是朋友嘛!”

“那你也不许叫我罗小姐,跟昭华一样,叫我忆菲吧!”

何东觉得自己挺喜欢这个开朗自信的女孩,至少是第一感觉。

舞会开始了,理所当然,苏昭华请何美茹跳第一支舞。罗忆菲眼中的何美茹是个很美的女孩子,一头乌黑的披肩长发,眼睛、鼻子、嘴巴美得无可挑剔,一身洁白的晚礼服,都让她理所当然地成为今晚的公主。望着苏昭华、何美茹配合默契的舞步,谁都认为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金童玉女。

“罗小姐,能邀请您跳支舞吗?”

突如其来的邀请打断了罗忆菲的思绪,定睛一看,原来是何东,罗忆菲大方地接受了邀请,与他一同步入舞池。

望见罗忆菲与何东在舞池中谈笑风生,苏昭华也不知为什么,总有些不舒服的感觉,这种突然而来的感觉令他脚下的舞步有些乱。

“你怎么了,昭华?”何美茹关切地询问着。

“噢,没什么,我可能有点走神了。”

“昭华,跟你一起来的那位小姐是谁呀?”何美茹装着轻描淡写地问到。

“她是我爸爸妈妈老朋友的女儿,刚从澳洲归来,叫罗忆菲。”苏昭华解释着。

“那你怎么不给我们介绍介绍?”美茹似乎有些嗔怪地说。

“我的大小姐呀,今晚您哪里有空啊,您是今天的主角,我也只有跳舞的时候才能和你在一块儿,舞曲一完,

您还会有空到我们这边来吗？”苏昭华装得十分委屈的样子诉苦经。

何美茹听着这话，心里甜丝丝的。

一曲终了，何美茹跟着苏昭华来到何东与罗忆菲面前。

“忆菲。”苏昭华说，“忆菲，这位就是今天的公主——何美茹小姐。”

“您好，何小姐，祝您生日快乐！”罗忆菲面带微笑地说。

“您好，忆菲姐，您以后就叫我美茹吧，我哥哥昭华他们都这么叫我。欢迎您今天光临我的生日 party。”何美茹非常礼貌但又不失热情地对罗忆菲说。

舞曲再次响起，美茹自然地挽着苏昭华走向舞池，而昭华似乎有一丝不太情愿地回头望了一下罗忆菲和何东，看到他们二人正微笑着望着他们两人。

这一曲罗忆菲与何东并没有去跳，他们只是选了一个位置坐在一旁聊天。

“罗小姐，噢不，忆菲，来这里这么多天，一切还习惯吗？”

“还算可以吧。”罗忆菲望着何东说，“只是朋友少了许多。我以前在澳州有很多要好的同学、朋友，我这个人很喜欢热闹的！在这里我只认识昭华一个年青人，有时候挺寂寞的。”

“没关系，现在不是好吗？你认识了我和我妹妹，以后还会认识更多的朋友，不是吗？”何东双眼望着罗忆菲的眼睛十分真诚地说，他也说不出为什么，从他第一眼看到罗忆菲，便不由自主地被她那双柔媚的眼睛深深吸引住了。

叶菁系列

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又到了晚会该结束的时候了，客人们纷纷与何家兄妹道别。苏昭华与罗忆菲走在最后，苏昭华对何家兄妹说：

“阿东，美茹，我们也走了，再次祝美茹生日快乐，再见！”

“再见；谢谢你们的晚会，我今天特别高兴。”罗忆菲接着说。

“别客气，大家都是朋友嘛！欢迎你们常来玩。”何东有些留恋地说。

何家兄妹目送着罗忆菲、苏昭华的车子远去，各自想着各人的心事。

※ ※ ※

一大清早，苏昭华晨练归来，走过父母亲房间门口时，听见里面有争吵的声音。

对于昭华来说，父母吵架并不算什么稀奇事了，自他记事起，就经常听到父母争吵，慢慢地似乎就习以为常了。

长大以后，他明白父母之间并没有真正的感情，他们之间存在的只是名存实亡的夫妻关系。父亲年纪已高，对母亲越来越淡漠，常常是对母亲的存在熟视无睹，而母亲也变得越来越喋喋不休了，仿佛是想用这种方式来引起父亲对她的注意似的。

然而今天，母亲在屋内的一句话吸引了他，使他禁不住在门口住了脚步。

“什么罗忆菲，你叫苏振飞，她来个忆菲，这不是明摆着在回忆你，想念你吗？她还忘不了那段旧情！”苏昭华听见母亲不无怨恨地对父亲说。

“你简直是在无中生有，胡搅蛮缠！”苏振飞低沉地怒

斥道。

“什么‘无中生有’，我们结婚时候，她送一把扇子还不够吗？事隔多年她写那封信来干什么！她派个女儿来干什么！你别想再掩饰了，我什么都知道！她真是可恶，人死了还不让人安心！”尚秋雯的嗓门越来越大。

“你给我住嘴！不许你这样侮辱芷欣。”苏昭华听出父亲的声音包含着愤怒，“告诉你，尚秋雯，早在二十四年前我的心就随她而去了，如今，她一个人去了极乐世界，我的心也死了。你永远也别想得到它！”

门突然开了，苏昭华还没来得及躲开就与父亲打了个照面，苏振飞疑惑地望了他一眼：“真不像话！”说完拂袖而去！

门在苏昭华面前“砰”地关上了，他听到屋里母亲在哭泣……

吃早饭的时候只有苏昭华和罗忆菲两个人。罗忆菲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她问道：

“伯父、伯母呢？怎么不来吃早饭？”

苏昭华还在想刚才的事情，听到罗忆菲的话，他仿佛刚从梦中醒来，连忙回答道：

“我也不知道，咱们先吃吧！对了，忆菲，今天上午你准备干些什么？”

“我准备上午去书屋看看有什么好书，昭华，你能陪我去吗？”“对不起，忆菲，非常抱歉，我不能陪你了。”苏昭华继续说道，“医院里今天上午有个病人要会诊，我等会儿就得赶去，忆菲，你不会介意吧？”

昭华知道忆菲很想自己陪她上街，因为她实在太寂寞了。可是，昭华今天确实有事走不开，况且早上的事令他疑团重重，就更没心情上街了。